

编者寄语

不能出门旅行的日子,有的时候“身未动,心已远”,很多人感叹,终于明白自由自在地在外面“浪”是多么奢侈的事。

现阶段不要出游。大自然以另一种方式提醒我们,该是静下来生活、慢下来思考的时候了。

现在我们说说,人们为什么喜欢旅行。

很多人不是真的喜欢旅行,只是“空想旅行家”,仅仅是出于对远方不确定性的迷恋,想脱离呆板的日常生活。如果只是简单地想逃离现实,很容易因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而心生悔意与退意。

有些人,通过旅行重新唤起对生命的热爱,可以苦中作乐,探索更多元的生活,从而达到身心愉悦。

有人说,我就是为了放松啊。这当然无可厚非,无须判别孰优孰劣,甚至可以说,希望在繁忙之余享受休闲是人的本能。旅行中最忌讳的就是“装模作样”,与其泡在看不懂或者不喜欢的深奥的艺术馆里活受罪,不如洒脱洒脱地坐在陌生的街巷喝一杯饮料,近距离观察当地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。

需要注意的是,比起仅关注身体的感受、被动的接受,有明确思路的旅行更能提升人的心理能量,旅行的附加值会更高。

好奇心与目标感,就像是串起珍珠的链子,把一个个单纯的景点、随机的片段、偶然的邂逅,变为散发智慧光芒的灵性体验。

只是为了逃避生活、逃避自我,无论走到哪儿也不会获得满意的答案。以探索之心赴未知旅程,通过内省与关照,才能达成富有哲学思辨的“穿越之旅”。

如果说求知有几层境界,旅行也有。第一层随团赶路、走马观花;第二层有自己的体验与需求;第三层,与当地的环境、风土人情融为一体,与所在的能量场交互反馈,通过不可替代的切身体验,产生难忘的记忆、美好的想象与较为深刻的思想,使自己在回归日常生活之后,也能持续留存甚至发酵那份能量,从而实现认知升级。

人生难道不是一场更为宏大的旅行?比起目的地,心境更重要。

这段日子,不妨用平和、谦虚的目光,带着好奇心去观察、探索身边的一切,会收获远方没有的风景与智慧。

且听风吟

河流拐进故乡

□ 沈少锋

那条河
左一道弯,右一道弯
绕啊绕的,绕进宁夏
河流的心思更细腻了
慈祥与柔情赠予故乡的
每一寸土地

也许,宁夏是她所有孩子中
个头最小的一个
也总是被雨神遗忘
因此,她把更多的爱给予了我的故乡

从古至今
那么多异乡人羡慕地说
看啊,
天下黄河富宁夏

春逢喜事

□ 大山

一场雨,挤走沙尘暴
从穆家营兴冲冲赶来
途经夏家大路、路过杨家河、走进西吉滩
最后,在葫芦河岸的一个小村庄落脚
他要在金家大院
举办一场喜事

院子被洗得湿漉漉的
屋檐下挂起串串珍珠
门前梨树激动地泪流满面
故乡的山川,被一场雨润透

顾不了些许凉意
小心翼翼掀起纷落的雨滴
一捧接一捧
攢于心中

纷纷而来的及时雨
宛如我刚娶进门的媳妇
从此,满院春潮
日子越来越滋润



N岁 月

一抔泥的前世今生

一位姓杨的老人,用其一生在拍打着一抔泥。他一粒一粒地选土,一点一点地滴水,从粗布衫上滚落的尘土与额头褶皱里跌落的汗滴,让一抔土变得柔软。老人一次又一次还原它们本来的面目,那般熟悉、亲切,揉捏成自己心中设想的模样。

一抔土从光阴的清晨运来,掺杂着杂草、树根、石砾,开始挑拣,一双粗糙的手开始呼吸,以竹为骨,以麻为络,以泥为肉,终于有了生命的站立。在此之前,它什么都不是。

姓杨的老人面容慈祥,神情专注。他和一位小泥人对视着,像打量自己可爱的孙子。他给了小泥人一双大大的眼睛。每一次对视的时候,老人的眼睛里都住着一个大眼睛的孩子。老人与动物对视、与花草对视……与世间万物对视。对视的时候,世界万物就浓缩在一抔泥里。

杨姓后人没有扔掉手中的泥。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揉搓、捶打,让一抔泥更具可塑性。他们试图让一抔泥拥有站立、奔跑、飞跃



小桥流水人家

吴冠中

N情感屋

表哥大我两三岁,从记事起,我就屁颠屁颠地跟在他身后,要他带着我去山上摘覆盆子,去小溪里捉鱼虾,去山上寻宝……他懂的知识很多:一朵花的风雨故事,一块石头的前生今世,等等。表哥是我心中的偶像,我成了他名副其实的“小跟班”。

我上初一时,表哥上初三。我们住校,一个月回家一次,身处陌生的环境,我有背井离乡之感。表哥让我和他同吃一个盒饭,同吃一罐咸菜。我年纪小,他总是及时提醒我增减衣裳。课余时间,他经常带着我,拿着书,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到树林里边散步边读英语。学校包场看电影,我也跟在他们身后。大家都笑我是他的“小跟班”。

表哥高高的个子,长得很帅气。他喜欢看书,知识渊博,常和同学讨论当时流行的作家舒婷、张贤亮、路遥等人的作品。那时改革开放不久,王安忆、刘心武、史铁生等人的作品如春风般拂面而来,我也听得入了迷,他把很多书送给了我,这些书到现在我还珍藏着。我想,我的“文学梦”应该是那时受他的影响开始萌芽的吧。

表哥高中毕业后参加过几次高考,但总是差那么一点点而名落孙山。后来,另一座城市的一家化工公司来招工,表哥大哭一场,彻底断



我是表哥的“小跟班”

□ 杨 坚

了大学梦,到那家公司上班了。当时那里一片荒凉,工作环境和条件很差,表哥和工友们干得很辛苦。有一次我去看他,盛夏的烈日下,平素极爱干净的表哥穿着肮脏的工作服,戴着眼镜,汗流满面,顶着毒辣辣的阳光,吃力地推着一个个装满化工原料的油桶……

我和弟弟上了大学之后,表哥还不时地给我们汇钱,有一次父亲见到了表哥,不好意思地对他说,你辛辛苦苦打工赚来的钱,以后不要再给他们寄了。表哥淡然一笑说,我这辈子是没有上大学了,我向往大学校园的生活,有时做梦都是坐在大学教室里听教授讲课,醒来后就想哭。现在两个表弟上了大学了,他们终于替我实现了这个梦想,我真的很高兴。这点钱,帮不了他们什么大忙,希望他俩在学校里过得好一些。听到父亲的转述后,想起烈日下辛苦工作的表哥,我鼻子酸酸的。

表哥单位的生意不稳定,有一年,公司业务

处于停滞状态,大部分员工工作鸟兽散,表哥留了下来。他说,当年在他前途一片灰暗的时刻,多亏工厂老总把他招过来,现在单位有困难,不能一走了之,企业碰到困难需要共渡难关,他要坚守到最后一天。在生意场上见惯了尔虞我诈的老总,看到还在坚守的表哥,非常感动。

这些年,厂里产品适销对路,生意非常红火,规模不断扩大,其他同行业务日益萎缩,他们厂却蒸蒸日上。现在,表哥已经成为小股东,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,没疫情的时候,他经常带着老妈及老婆孩子去国内外旅游。每到一一个地方,他会把当地特产及亲友们需要的药材买很多带回来,给亲戚们送来。

时间飞逝,转眼我们步入中年。前几天,他看到我写的一篇文章打电话说,想把此文转发到当年的班级同学群,他说,班上很多同学都记得我。我说,好的,转发时请注明一下:作者是当年总是跟在他身后的那个“小跟班”。

作家的笔与人格

□ 赵炳庭

要求。我国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,一生为实现“美政理想”而遭奸佞小人谗毁放逐,但初衷不改,在《离骚》诸作中怒斥群小欺君误国之罪,表现了高洁的人格。

作家的高尚人格,还表现在不慕虚名、不谋私利上。文学艺术的重要社会作用,主要是通过培养人的崇高精神,唤起人的尊严感,从而达到淳风俗、厚人伦、美教化的目的。因此,作家只有负起作家的责任和义务,呈现出作家应有的勇气和良知,吃进的是“草”,挤出的是“奶”,为人民群众倾吐心声,毫不足惜地摒弃那些将文学艺术视作沽名钓誉、牟取权益的“敲门砖”之类的庸俗思想与作风,才算是具有高尚的人格,才能无愧地担当起作家崇高的生活使命。

在我国古代文坛上有不少不慕名利,“固穷守志”“忧道不忧贫”者。文学大师曹雪芹虽然过着“蓬牖茅椽、绳床瓦灶”的穷苦生活,但这并没有妨碍他顽强地写作《石头记》。“晨风夕月,阶柳庭花”还滋润了他的笔墨。他的《石头记》于悼红轩中“披阅十载,增删五次”,终止“泪尽而逝”。留下的只是琴剑在壁,“新妇飘零”,以芹圃之才,不去写那些投时所好,为统治者歌功颂德、树碑立传的文章,却偏要写这部“怨世骂时之书”,这与他不慕虚名权势的高尚人格是分不开的。由此联想到近年来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,有的作家为迎合市场效

应,追求蝇头小利而不惜扭曲人格。于是就有了身傍大款、为人捉刀撰写自传的“食客”文人;有了公车接送、为人弄虚作假、歌功颂德的“师爷”式文人;有了弄文从商、跑江湖拉戏班,开办“文化股份公司”的“老板”式文人;有了东拉西扯、一身烦躁,动辄痞气十足、玩新潮的“侃爷”式文人;也有了专事追“星”捧“腕”、热衷于炒卖花柳轶闻、移行艳史、撰构地摊文学的“摘客”式文人……读者想在他们的作品中“读书”而“明理”,不啻是南其辕而北其辙,不被救坏,已经是上上大吉了。巴尔扎克早有名言:“从铜钱眼里看问题的人是很难理解艺术家困难重重的劳动的。”一个对金钱享乐有着非分奢求的文人,无论如何不会拿出醒世诲人的作品,而那种低浅粗俗的作品则会造成社会人格的失落和误导。

作家高尚的人格,还表现在虚怀若谷,自觉地、不断地“解剖自己”。作家不可能是“完人”,其作品也不可能是“完品”,对于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来说,须正确地对待与积极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人格修养需要自己的觉醒,更需要自己长期的潜修,一个作家的品格修养高了,写出的文章也就有高度了。

作者简介:

赵炳庭,宁夏西吉县人,宁夏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当代文学校园文学委员会常务理事。

洒香。

百年的月光让一条巷子从逼仄阴潮的胡同口走了出来,它披着百年的旧衣,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。他举着灯盏,在翻拣岁月陈列在巷道的轱辘与水井、马厰与石磨,还有那些随意散落的石锤、铁镢、犁铧……在老巷子,这些旧的事物仿佛穿越光阴的渡口,抖落一身的尘埃与故事。

谁的目光穿过高塔,被一盏灯牵引,被一根蘸墨的笔牵引,落在廊檐、落在纸上,落在一枚刚刚绽开的梅花上。握笔的手曾经举过锄头,在巷子的南侧,那个戴草帽的中年人整天握着一支笔,他将庄稼种在纸上,一页扇面、一块方斗都是庄稼给予他最大的馈赠。他与文化大院只有一墙之隔,他是每天进出文化大院的人。

在刚刚完成的一幅画里,我准确找到了文化大院的位置。它与“书声花影”的廊台亭阁相望,与停云美术馆毗邻,沿拱形门巷道拾级而下,就能找到一潭水和水里倒垂的柳枝……但我只看到了画的一部分,一部分隐在一团光里,像湖水泛起的涟漪,虚幻得像一个梦。

N足 迹

红羊乡,曾是海原南部的古丝绸之路,也是古代兵家对峙的前沿阵地,境内散落着几座古城。

其中一座颇具规模的古城,坐落在红羊乡与树台乡交界处一个突出的山包上,虽已破败不堪,但轮廓依然清晰。说是古城,其实就是一座较为坚固、且具备城防能力的屏障。从古城外观看,余墙仍有文余,呈不规则长方形,周长约三百米。

西墙两角有两个出口,有奔筑的坡度,好像是两个便门,可能平时供人进出,有没有严密的设防措施,现已无法观察。南北两墙与西墙的拐角处,各有一个坍塌的马面。古城的东墙比其他三面墙壁要高且厚实,中间有比较完好的土墩,土墩下面是大门和半圆形的瓮城。整个古城依山形而筑,里高外低,里面非常平展。泥土中,散落着各种瓦块、陶片、砖块和琉璃瓦,从规模和散落的砖瓦碎片看,古城应该是当时的官衙或者兵营,也有人说是有钱人的宅子,但我倾向于前者。因为山顶有一座与古城相对应的建筑,叫印子,和土城修在同一条中轴线上,这是其他几座古城所不具备的。为了弄清土城和印子的关系,我顺着斜坡爬到山顶,走上印子尚存的半截土墙观看,山腰的古城、山下的村庄及道路均一览无余。我忽然想到了哨所,这是否是古城的一处哨所(瞭望塔)。山顶视野开阔,发现敌情,哨所会第一时间用旗语、狼烟或者呼喊,向古城发出信号。

印子土墙依山畔走势而筑,高约丈余,底宽三米左右,长约五十米。土墙的两头顺着斜坡,拥有二三十米的壕沟,下面是难以攀爬的绝壁,但现在看起来已不再险要,纵观印子的整个轮廓,面积有一百多平方米,坡度有七八十度,正中已塌陷。

我曾咨询过铁前沟村一位八十六岁的刘姓大爷,从他记事起,古城和印子就是这样的。印子土墙两头和前面原来都有洞口,前面洞口约有两人高、一人宽,两头洞口只能容一人弯腰行走,传说有胆大人进去过,里面阴气太重,又有塌陷的土块和裂缝,走几米就退回来了。现在洞口已被塌陷的黄土所掩埋,里面究竟有多大,布局如何,没法知道。

印子作为古城的哨所(我这样认为),在那个时代起到了观察敌情、保护古城的作用,可以断定古城不是官衙就是兵营,或者合二为一。从城池的外观看,与西北几十公里处的西安州古城差不多。从古城下面古道边,挖出的一具具尸骨旁,都顺放着一柄锈迹斑斑的马刀。这里作为兵家前沿阵地,经常会发生战斗,将死亡兵士就地掩埋实属正常。

参观完古城和印子,我坐在高高的山头上,望着眼前的印子和山腰的土城、千山万壑的茫茫山岭,思绪渐渐穿越: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广袤的黄土高原,蓝天下白云朵朵,山坡上绿草如茵,动物们在荒坡上悠闲漫步,村民穿着古装在田间劳作,古城衙门中人来人往,一派安逸祥和的景象。有一天,一队铁骑从古道上奔驰而来,一场惊心动魄的厮杀终于尘埃落定,土城和印子从安宁走向萧条。

天色向晚,山风徐徐,萧条破败的古城和印子静卧在夕阳的余晖中,向后人诉说着一段历史。归途中我回首凝望,土城上空似有炊烟萦绕,侧耳倾听,古道上似有人喊马嘶的声音传来……

寻访古遗址

□ 马占虎